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負曝閒談 第一回 陸直鎮當筵說嘴 元和縣擲稟傷心

俗語說的好：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」單說這蘇州，自從吳王闔閭築了城池直到如今，那些古蹟都班班可考，不要說什麼唐、宋、元、明了。卻說蘇州城外有一所地方，叫作陸直，古時候叫作甫裡。《千家詩》上「甫裡先生烏角巾」，就是指它而說。這陸直，姓陸的人居其大半。據他們自己說，一個個俱是陸龜蒙先生的後裔。明哲之後，代有達人，也有兩個發過榜，做過官的，也有兩個中過舉，進過學的。列公不信，只要到三高祠門口，看那報條貼得密密層層，有兩張新鮮的，有兩張被風吹雨打得舊的，都寫著貴祠裔孫某某大人、某某老爺、某某相公，扳了指頭也算不了。春秋二祭，城裡撫台派了官下來，開著鑼，喝著道，到祠堂裡主祭。旁邊站著房分族長，朝珠補褂，頂子花翎，沒有一個不是鄉紳面孔。所以陸直那些挖泥挑糞的平頭百姓，都敬重姓陸的如天地鬼神一般。如今單表一個姓陸的人，單名叫鵬，表字霄翥。他父親陸華園，務農為業。平日省吃儉用，掙了幾十畝肥田，又蓋了三間瓦房，家中又養了兩三條耕牛，糶了十多擔糧食。陸直人眼淺奉承他，稱他作「財主大老官」。陸鵬自小有些聰明，他老子花了三百文一年的束脩，把他送在村塾裡唸書，不上數月，斗大的字就認識了不少。念到了十三四歲，更是來煞了，寫封把不要緊的信，雖有幾個別字，人家看了都還懂得。於是陸直鎮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都說陸家孩子將來是個人物。這風吹在陸華園耳朵裡，自是歡喜。等到陸鵬十五六歲，他老子叫他跟了一個本家叔子，開筆作文章。這本家叔子雖是個老童生，到了縣府考復試團案出來，總有他的名字。學台大人也曾賞識過，說他文章做得平正，就可惜解錯了題，幾回要想進他，幾回又把他攔下了。他負此才學，不能見用於時，也就無志功名，在鎮上招幾個走從學生，一年弄個三四十吊錢，將就度日。那天陸華園親自把兒子陸鵬送過來，求他指教。兩面言明：每年束脩六吊，還有一錢銀子、一封的贖見。他何樂而不為，滿口答應了。從此以後，要陸鵬拿些錢交給航船上，叫航船上到城裡書坊店，買了幾本《啟悟集》之類，朝夕用功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陸鵬已是十九歲了，文章做得粗粗的通順，就是起、承、轉、合的法子，也會了個齊全八套。他叔子有天對他說：「你有了這點本事，可以去考他一考了。自古道：場中莫論文。一戰而捷，也是難說的事。」陸鵬聽了，回家與他老子陸華園商量。他老子陸華園一力攬掇叫他去考。

當下收拾行李，僱了一隻柴船，父子兩個，一同進城。到了考棚左右，看明白了告示上開考的日期，又尋到禮房，買了卷子；為著要搭幾個沙殼子的小錢，和禮房大鬧，經旁人勸散。考過縣考，取了名字。接著府考。府太父姓錢，名有用，旗人出身，當過筆帖式、滿文卻十分精通，漢文上就不免吃虧了。幸喜幕中一位老夫子是個通品，無論哪一路文章他都識貨。陸鵬的卷子，恰好落在他手裡，打開一看，原來做的是未冠題，卻還清楚，便取了復試。一連兩復，到了三復的時候，因為搶粉湯包子吃，被人推跌了一個筋斗，一隻右手登時青腫起來，不能拿筆，只好氣憤憤的回船坐著。因他終復跌壞了手，沒有進去。

發出長案，取在五十多名上。陸鵬看看離著道考尚遠，父子兩個，趁了原船，回到陸直。

他叔子就是教文章的先生，知道姪子府考取了終復，過來道喜，說：「我說如何？頭一遭就高高取了，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呢。不瞞你們說，我觀場的時候，府考連卷子都不曾完；除了名，扣了考，只得改了名字補考。整整用了四吊多錢，才夠得上道考。到現在想著，還是肉痛的呢。」他老子陸華園再三致謝，說：「這是你老弟的教法好，所以把這麼一個糊塗孩子都弄明白了。道考如果僥倖，那時候要好好送幾擔陳米，補補你的情。」他叔子說：「那倒不在乎此。」又說了些別的話自去。

過了數日，便是關帝菩薩聖誕，陸直鎮上，大男小女都要到關帝高去進香。這廟在王家村後樹蔭裡面，房屋甚是寬大。

到了這日，廟祝清早把地面打掃淨了，便有許多燒頭香的，一群去了一群來。到了晌午，有個王家村上的王老爹，備了副三牲，整齊了衣帽，來替關帝菩薩祝壽。住持和尚法雨，曉得是大檀越到了，趕忙出來招呼著。擺上茶盤，斟上茶，請王老爹坐下。恰好陸鵬也來了，法雨便請他陪客。二人本來認識，彼此閒談著。王老爹抹著鬍子道：「陸相公，你不日就是秀才了，我卻記得你抓周的日子，猶如在目前一樣，叫我怎樣的不老！」

陸鵬道：「可不是麼！」王老爹又道：「陸相公，你們老人家巴了一輩子，才巴了你這麼一條根，也不枉東廟裡燒香，西廟裡還願。再過兩日，他倒要做老封君了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

少時擺飯，甚麼豆腐、麵筋、素菜、索粉大盤大碗的端上來。除掉王老爹跟陸鵬兩個，法雨又拉了幾個做買賣的來，坐了一桌。陸鵬一面吃著，一面說道：「前兒府裡終復，照倒有一席酒，是大廚房備的。燕窩、魚翅、海參那些倒還不稀罕；有一隻鵝，裡麵包著一隻雞，雞裡麵包著一隻鴿子，鴿子裡麵包著一隻黃雀，味道鮮的了不得。」

同桌一個做買賣的，便把筷子放下說：「阿彌陀佛！一樣菜傷了四條命，罪過不罪過呢？」陸鵬板著面孔道：「你們沒福的人，吃了自然罪過，我們卻不相干。」另外有一個人插嘴道：「陸相公，據你如此說法，你是有福氣的了！」陸鵬把臉一紅道：「怎麼沒有！不要說別的，就是府太爺下來來替我們斟一巡酒，要不是有福氣的，就得一個頭暈栽了下來。你們當是玩兒的麼？」當下眾人聽了他的話，默默無言。一時吃完，各自散去。

不想一天陸華園為了跟西莊李家糶麥子，李家一會說他升斛不對，一會說他麥子裡又攙了粳糠，口角了幾句。李家倚著人多勢眾，就打起來。陸華園挨了幾下拳頭，心下不服，便千方百計的想出出氣兒。他有個小舅子叫周老三，是在城裡元和縣當快班伙計。自己特地費了二十四文航船錢，趕到城裡找他小舅子。哪裡知道，他小舅子跟著本縣大老爺到黃埭鎮相驗去了，要三四天才回來。他小舅子有個妹子，是他的小姨，留他住下，問明來意，就說：「這個不妨。縣裡的針線娘跟我就如親姊妹一般。讓我過去言語一聲，托她在裡頭幫忙。外頭的事托了老三，李家小子叫他吃不了兜著走。」陸華園千多萬謝。

不上五天，他小舅子果然回來了。陸華園見了面，如此長短述一遍。周老三把帽子一扔，拿小辮子望頭上一盤說：「這還了得！不是太歲頭上動土麼？」趕忙出去找著頭兒，細細的商量了半天，又叫代書做了張呈子，說是行兇傷人。陸華園裝作受傷，弄了兩個人扶著。扶到縣裡，元和縣大老爺把呈子看了一遍，叫仵作下去驗傷。仵作稟說：「腰裡有傷一處。」大老爺離座一看，卻一些影兒都沒有，便問仵作：「既然有傷，為什麼瞧不見？」仵作回說：「這是內傷。」縣大老爺道：「胡說！」仵作嚇得連忙退下。又問陸華園道：「你家裡還有什麼人沒有？」陸華園說：「有一個兒子。」縣大老爺說：「你兒子為什麼不來？」陸華園道：「小的本來要他同來的，他說：一字人公門，九牛拔不出。」縣大老爺道：「更胡說了！」把呈子丟了下來，不准。

陸華園回到他小舅子家裡，互相埋怨。周老三想了半日，想出了一個主意道：「何不叫外甥上來，只說他也在場被打，叫他到學老師那裡去哭訴。學老師准了，移到縣裡，縣裡不好意思不答應他。」大家都說有理。周老三隨即替他姊夫寫了一封信燒上許多香洞，專門派了一個人下去，把陸鵬逼了上來。

陸鵬心裡不情願，對他老子說道：「禍是你闖的，如今卻要我出頭，我哪裡有閒工夫管你的帳！」他老子再三央告，陸鵬方始允了。

次日照計行事。陸鵬去了。等到下午，只見陸鵬怒衝衝的來了，一屁股坐在第一把椅子上說：「你們用的好計，哪知依舊落了空！」大家問起情由。陸鵬道：「不要說起！我跑到學裡，鬥進進去回了，足足等了三個時辰，學老師才出來。我把情節說上去，學老師說我多事，把稟擲在地下，他竟自進去了。」

說罷，在袖中拿出稟帖，面上果然有許多泥跡，大家面面相覷正在沒法的時候，忽然闖進一個人來。

這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